

# 芦苇的语言

□广东深圳 甄建萍

上中学时就会背诵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。古人将一棵芦苇分为三段：初生的芦苇叫葭，开花以前叫芦，花结实后叫苇。

生长在新疆农村的庄户人家，并没有如此才情雅兴，不分花前花后，统统称为“芦苇”。芦苇和村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芦苇从叶到根，没有一样被浪费，到了冬天，叶枯茎干，化为灰烬，也要滋养土地。

芦苇是有语言的，它的语言里藏着庄户人家的烟火日子。

半夏时光，芦苇葳蕤成绿色海洋，风一吹，苇叶摇曳生姿，舞蹈着，轻吟“采摘，采摘”。芦苇在呼唤女人们采摘苇叶。此时的苇叶，贼拉拉的绿，四五指宽，风一吹，清香味就飘进了村子，女人们开始蠢蠢欲动。村头的芦苇荡子，是她们的地方。这个时候的女人们，一定不会搭伙一起去，谁都怕别人抢了先，把最宽的苇叶摘走。

母亲是村里公认的最善良的女人，母亲去摘苇叶，也不会和其他女人一起去。她也要摘最宽的苇叶，为孩子们包最香甜的粽子。看，无论多慈悲，为了孩子也会小气起来。



□南京 万祥牛

母亲出生在皖北，早年皖北地区不产稻米，自小吃小麦高粱玉米杂粮长大，最爱面食。抗战胜利后，母亲跟随父亲由重庆来南京落户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母亲蒸馒头、包饺子、烙发面饼的手艺，被邻里们称“有两把刷子”。多年来，母亲上馆子，主要进面食店，城南的多家面食店，她都爱去品尝一下。综合对比，母亲感觉安乐园面食不错，价廉物美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到莫愁路那边的煤炭店上班。她是高学历，不久当上店主任。逢年过节，母亲总会给人发电影票，放松一下。煤店劳动量大，工人在建邺电影院看完电影后，常常不约而同地走进安乐园，大家来个“蜻蜓啃尾巴——自吃自”，来上二两小笼包加一碗一两的馄饨，给空瘪的肚皮里“抹点儿”油水。即使腰包不充足，那也要简单来碗三两粮票的牛肉面条香香嘴。

老母下放苏北10年回宁后，已过花甲年，政府分给她南湖新村中一套住房。她一生乐观，说自己正式退休，该享受幸福晚年了。其实她的享受标准并不高，就是念念不

□南京 刘月雄

先生的父亲今年80多了，精神很好，每周有一天，会买了菜来我们住所，烧制妥当，算着我们要下班了，再离开。我美其名曰：“田螺老父”。傍晚推开家门，饭菜香迎着我们，炒菜汤盘盖严了，揭开吃时温热；冰箱已被新鲜菜蔬和烧熟的荤菜占领，冻层区还时有包好的饺子。有父如此，我们的幸福电量蹭蹭满格。

恰逢女儿在家，她说：“我爷来这儿，择菜烧饭后，就坐沙发上发呆，你们给我爷买个智能手机，让他上网玩玩呗。”

女儿五个月大时，她奶奶不幸病逝，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上班，都是爷爷带着她。老人家现学现用，极为贴心，犹记得女儿头上的小辫，梳得齐整可爱，连先生都惊讶。我对女儿说：“爷爷可没你说的那么枯

母亲是黄昏的时候去，这个时候苇塘里的蚊子最凶猛，像要吸干人的血。夕阳的最后一道光芒，洒在苇叶上，也洒在母亲慈悲的脸上，母亲用力折下最肥美的苇叶。苇叶的边缘很锋利，划破了母亲的手指，裸露在外的皮肤上落满蚊子，母亲不觉得。我亲爱的母亲啊，心里只有孩子。

对于男人来说，夏天的苇叶发出的声音是“捉鱼，捉鱼”。

常年见不到肉的庄户人家，村头的苇塘是亮丽的风景线。这时，麦子已经进了粮囤，土地种上了玉米，男人们有了短暂的空闲，他们的目光落在苇塘的野鱼身上。母亲的绣花针烧红了，用钳子东弯西折的就成了鱼钩，用香油泡几粒玉米，挂在鱼钩上，那香味，飘满苇塘都是，鱼儿不咬钩都难。

我跟着父亲钓过两次鱼。心里一直想不明白，苇塘是野塘子，从没有人下过鱼苗，怎么每年都有钓不尽的鱼。父亲笑笑说：“所以，要讲平衡，不能贪心，你看，虽然大家都在钓鱼，可都知道适可而止，鱼有了延续。”我似懂非懂，只知道村里人钓鱼，每年每家也顶多钓个两三次。

深秋的时候，芦苇浑身散发出金子般的光芒，在风中舞蹈，唱着“割苇，割苇”的歌谣。

庄户人家真的闲下来了，锄头入库，铧犁挂在屋檐下，金灿灿的玉米晾晒在屋顶

## 善意的谎言

忘安乐园的面食，自己规定自己每隔两三天散步一次，到朝天宫那边小转转，到安乐园吃顿面食。她说安乐园的肉包馅里搁有适中的小香葱生姜沫，她就喜欢。

1990年，母亲被诊断出肺癌晚期，医生背地里告诉我，说母亲最多维持两三月，提醒我们做好思想准备，给老人吃好喝好些，送老人最后一程。母亲似乎觉察出了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。她说自己已经活到了“奔古稀”，不想拖累儿女大家了，不想住医院乱折腾乱花钱，让人伺候她了，就放手让她西天去吧。一时间，姐妹们一筹莫展。想到母亲多年爱进安乐园吃面点，我试着到安乐园买了豆沙蔬菜肉包子等面食品，劝说母亲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连饿两天后的母亲终于被我劝服，开始进食饮水。以后，我除了买安乐园各种花色包子外，还买来安乐园生馄饨及盐水鸭。每天早晚为母亲蒸热包子，现下馄饨，端给母亲。母亲以后病情好转，一日三餐按班如归了。歹怪的是——老母饮食正常后，却坚决不去住医院，不再服药物。过了一年多后，“奇迹”出现，虽没去医院，她却能下床小走动，还能为我们简单地做个饭、择个菜什么的。

有一次，我忘记冰箱里面食品没了。从晨光厂下班后，骑车绕到安乐园嫌太远，于是我就就近在雨花路的椿和面馆买了些包子回家。然而，母亲吃了半个豆沙包后不吃了，问我这包子从哪里买来？我不以为然，“唬弄”说安乐园买的啊！母亲摇头，说我学会撒谎了。母亲

## “田螺”老父

燥无味，他以前是汽配厂的老驾驶，到处出差，好歹见多识广，你爷现在每天读报、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书橱里的《中国地理》，他尤其感兴趣，虽是高小学历，说起历史地理，跟你这大学生有一比呢。”

女儿挑眉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“老人话多，没事多陪爷爷韶韶，自然就知道了呗，别老吃完饭就躲房间。”

其时，我妈中风偏瘫失语多年，那份无言的痛常警醒我：趁着父母好好的，多陪他们聊聊天，帮他们拾起阳光阴里的琐碎和唠叨，别搁浅在记忆的沙滩上空留遗憾。

老父亲聊天，他记性很好，各地风土人情和美食，有的是自己亲身体会，有的是读书看报所得，讲得兴趣盎然。

世态有炎凉，人情有冷暖，小姑子曾跟我说她爸老吃亏，而我听到的是另外的版本：“都能吃苦，又不是好吃懒做的人，我能出就多出点”，简单朴实。

上。父亲始终闲不住，村头的苇塘又在召唤他了。他拿出镰刀，磨得极锋利，他要到苇塘割芦苇了。那时的屋顶要铺苇席，炕头也少不了苇席。姐姐已经长大了，小院内，父亲已经打好了土坯，要给姐姐修建厨房了。

父亲把芦苇割回家，摊开，放在日头下暴晒，等到冬天，芦苇干透了，父亲就开始编织苇席。到了冬天，一片空旷之地，父亲用毛巾裹着头，身穿老粗布棉袄，在寒风里，一条蓝布老棉裤，母亲在膝盖部位特意加厚了一层，即便如此，还是磨出了棉花。父亲半跪在苇秆上，皴粗的手冻得冰凉，始终在苇秆上翻腾；鼻尖冻得通红，有时流下了清鼻涕也不自知。

母亲在苇塘将冻非冻时，挖些苇根，清洗干净，捆成捆，挂在粮仓的柱子上，等到来年，天气炎热时取出来泡水喝，母亲说能清热、除烦、利尿。村里也有闲不住的男人，到了冬天，收割芦苇，放在田野里焚烧，就成了草木灰，撒在土地上，不但肥了土地，还为土地杀菌。

我记忆中的那一塘芦苇啊，就是这样，用自己的语言呼唤着村里人。村里人，依着芦苇，也仿佛活成了一棵芦苇。我时常想念村庄，想念村庄的芦苇，也想像芦苇一样的庄户人。帕斯卡说：“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”我不知道是芦苇喂养了村庄里的人，还是村庄里的人坚韧得像一根芦苇。

认真地告诉我：“安乐园豆沙包的豆沙细腻，我吃了多年，别的店家找不到他家口感的，安乐园豆沙是把红豆煮熟后，经过‘洗沙’才行，就是在细筛子上推皮，先把红豆皮全推掉，这样豆沙就没得皮了，做出来的豆沙馅嫩滑，所以蒸出来的豆沙馅吃起来特细腻，你今天买来的豆沙包，掺有红皮屑屑，尽管磨得碎，但我吃出来。”没想到，多年来，我没发现老母还是位“美食家”。

尽管母亲并没指责之意，可我以后再忙，也认了安乐园的面点，再也不敢随便“唬弄”老母了。

1994年初春，母亲夜里突然呼吸困难，吸气如同“吹口哨”，人昏迷。我打了120，将母及时送往医院。母亲抢救醒后，艰难断续地说话，已语不成句。我静静听出来，她在说——她确诊患肺癌后，已经多活了4年，是我的孝顺，让她临终前有安乐园面食的陪伴，她满足了。两天后，母亲安然闭上了双眼……

■点评：因嫌路远，随便就近买了包子给母亲吃。哪晓得母亲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一口吃出儿子撒谎——虽然这也是善意的谎言，想让患病的母亲多吃几口饭，但是，这善意里毕竟掺了假，孝顺也就打了折扣。作者这段回忆十分震撼，既有心灵的忏悔，也有孝心的表白，还巧妙地将安乐园的小吃质量，准确彰显，实在是神来之笔。就冲这个细节，这篇征文也就站起来了！

——资深媒体人、《听我韶韶》节目主持人吴晓平

## 老钟

□辽宁营口 李玉星

在新家地台抽屉里有一座老挂钟，那是老爸老妈搬离老家的时候，唯一一个我坚持要拿过来的一个老物件。

老钟比我年龄还要大。1981年生产队解体的时候，老爸和别的社员叫行（形同现在的拍卖），以二十块钱的价格拿回家来。当时的二十块钱，对于一个贫困负债家庭来说是天大的压力，老妈嗔怪老爸：“你呀，二十块钱弄个钟回家，能顶啥啊，还欠债。”

“你懂啥呢，欠债慢慢还，人活着不能稀里糊涂的，当初要是有个钟，何苦四个闺女具体几点生的都不知道。”不知道我们姐妹具体出生的时间，是老爸半辈子解不开的疙瘩。贤惠的老妈不再多数落，接受了老钟的存在。

记得当时，老爸把老钟擦干净后，在北墙上正中钉个钉子，端正正地挂上，钟顶上搭了一块红布，既为喜庆又为遮灰。然后打开钟，拿出一个像钥匙的东西，插进钟盘上的孔里，顺时针咔哒咔哒拧紧发条，老爸一边拧发条一边给我们讲：“这个钟啊，是中日合资的……机械零件都是纯铜的，73年才开始在老百姓手中流通过日子啊，不能吃了睡睡了吃稀里糊涂的……”拧好发条后，挂上钟摆轻轻往左一推，老钟就开始了行走，成了我家重要的物件，被老爸精心照顾很久很久。

老钟不知疲倦却又悠然自在地行走着，见证我家一点点的变化。1989年老姐以村里屈指可数的荣耀考上中专走出农村，1993年冬老爸抹着眼泪亲手为我关上结婚喜车的门，1995年家里看上了彩色电视机，1998年三妹生了外甥圆了老妈抱着外孙的梦，2001年老妹也嫁了，2005年老爸六十岁大寿，也是我们将父母带离农村前最后一次相聚在老房子……

时间可以走远，留在生命里的人和事却是永久的。留着老钟，是想留住今生的亲情，留住心底那些舍不得忘掉的故事。

## 绿豆消暑

□广西钟山 黎洁

绿豆，青绿香甜。

儿时一到夏天，风都是热辣辣的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母亲都会将适量清洗洁净的绿豆放在锅里，再倒入新从井里提来的净水，静静守着她煮开。渐渐，绿豆在水里绽成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，漾起又沉下，默默地敞开她温软的胸怀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果肉全部献出，直至变成了绿泥悄悄化入水中，汤儿也由青绿变成了绿褐色。

母亲用勺子慢慢搅拌，稍等冷却后，加少许白糖，一边盛汤，一边呼唤着她亲爱的女儿，这时整个厨房便会弥漫着甜甜的清甜。煮好的绿豆汤，捧在鼻端细细地闻，含在舌尖柔柔地品，一丝清甜、一丝芬芳、一丝凉爽流进心底，一个宁静怡然的绿色日子舒展开来，燥热的夏日，得到了悉心安抚。那时正值室外酷热无比，坐在屋子里，我们兄妹几个叽叽喳喳地喝着母亲做的绿豆汤，偶尔还会为谁喝多喝少了吵个不休，好在那清甜凉爽的感觉能一直浸到五脏六腑，真的可以清凉整个夏天了。

儿时的我一到大暑，嘴上就容易生干疮，喷药剂，吃蛋黄都不管用，疼得饭都吃不下，听老人们说绿豆能去火，于是，我的母亲，我那平时把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母亲，一下班，便开始与黄昏热烈的晚霞赛跑，心急火燎地赶回家，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，独自守着袅袅的热气，挥汗如雨，为她亲爱的女儿煮绿豆汤。

曾看过一篇文章《绿豆煮夏》，内容虽已不太记得，但是诗意的标题却让我久久难忘。绿豆煮夏，夏日被煮沸了，我们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凉爽。或许只有绿豆才有这样的神奇，才会让我们的夏日更快乐，更从容。

又到暑夏，喝着绿豆汤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在乡下度过的时光。时光就这样慢下来，有一种清凉与淡然进入心扉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73号

投稿邮箱: xinfukan2@126.com